

國難痛史

著者

陳覺

第三卷

總

研究會叢書之一

八九一
後一
國難痛

史
資料第三卷

定價大洋
一元八角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著者
陳覺

校正者
王回白

出版者
東北問題研究會

分售處
各埠大書局

國二十二年一月十五月初版

Jap
Jap
Jap
Jap

第六章 日軍侵佔東北的策略

第一節 製造土匪破壞治安

日人每向國際宣傳，捏稱『東北地域多匪，恆危及外僑生命財產。』……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國聯開第三次理事會，日人竟提出要求東北有所謂『剿匪權』之條件。此種自欺欺人之荒謬宣傳，稍瞭解東北情形者，詎能受其欺騙。查日人在東北包庇馬賊，製造土匪，供給軍火，以破壞我地方治安者，三十年於茲。以往事實，歷歷可考，如鄭家屯案，朝陽坡案是。此次國際聯盟理事會曾兩次決議，勸告日本如期撤兵。日本爲不撤兵以達其永久佔領計，遂努力製造土匪，破壞地方治安以爲籍口，茲將九一八事變日人在東北製造土匪之事實，臚列於左。

北寧路趙家屯站，二十年九月二十五日，發現胡匪百餘名由便衣日人指揮，擬劫東來客車。經旅長孫德荃派兵一連，隨該客車押護，行抵趙家屯時，果突出槍劫。被我隊迎頭痛擊，斃匪十餘名，車幸未被劫。又二十六日有胡匪二百餘名，盤踞大虎山站南迄張家窩堡，仍擬劫車，復由孫旅長派陳營長率隊兜剿，計斃匪十餘名，兩役共亡兵三名，得獲庄槍二十餘枝。九月二十六日上午十一時五十分，日本便衣隊，指及揮土匪無賴韓人，將繞陽河與勵家窩堡間路軌上卯釘，拆卸一里餘地之遠。致由姑皇屯開出之一零二次車抵該處時，突然出軌。全部列車翻倒，頭等車中死旅客英俄中各一八，押車警官一人，司機火夫均遭難。

，二三等車身翻後，互相壓疊，傷亡者在四五百人以上。日韓人於火車出軌之後，上車將旅客行李搶劫一空呼嘯而去。又日本秘察指揮土匪數百名，進攻興城，幸我方早有準備日人未得進而退，二十年十月七日由瀋開出之第一〇六次客車行至白旗堡柳河溝間，有胡匪百餘人，日軍化裝在內指揮，欲將鐵路撤毀。經道夫跪地哀求，願於車到時打紅旗令車停住，以免出軌死傷。至下午五時餘，車抵柳河溝，因見紅旗招展，當即停車。胡匪當即放槍一排，車上旅客一人受傷日人指揮胡匪上車，將旅客逐一搶洗，此時，白旗堡車站因火車由新民屯開已一小時餘未到，知有變故，遂即開出一列鐵甲車，到時，即與胡匪開戰一小時餘，日人始率胡匪而退。

十月九日日方派華人趙耀五及日兵三十餘名到新民八區與法庫縣交界處，招集土匪五六百名擬襲擊法庫縣城。法庫南境與瀋陽鐵嶺毗連之處，亦有日兵招集土匪八百餘名準備渡河襲法庫，十月十二日北寧路趙家屯車站。夜十一時十分，有土匪百餘名，參雜日鮮浪人多名，將車站包圍，當時搶走現洋十八元，衣物多件，並將車站長及警察所長綁走，至十三日上午六時許，始行釋放，北寧路第一〇二次客車，十月十二日經過打虎山時，有東北憲兵執法隊長王延振，率領執法兵三十七名，赴溝帮子駐防，該站特卦一敵車，於是日下午五時五十分抵青咀子第十三號鐵橋時，忽發現大股土匪前來劫車。執法隊長王延振當即開槍射擊，但因匪衆過多衆寡不敵，致被包圍。繳去步槍三十六支，子彈六七千粒，餘一支步槍因存於鋪蓋內故未被繳，並擊斃執法兵沈建中一名，傷執法兵七名，王延振隊長左臂亦受傷。旅客受傷者，二十餘人

，死一女客。据被難者稱，劫車胡匪皆有日人指揮之。沿打通線胡匪，不下一萬餘人，多受日人接濟槍械子彈。十月十四日通遼被日人指揮之蒙匪搶劫後，縣城商民逃亡十之八九。車站員工，食糧亦被搶劫，錢家店車站附近，有胡匪千餘人，見人非殘殺即活埋。又十六日晚有胡匪二百餘名，在日人指揮下，包圍距新民六里之南台子村。該村民團抵抗，匪大怒，十七晨將村攻陷全村壯丁，十九被殺，婦女六十九被污，後復縱火焚村至十八晨火始熄滅。三百餘戶村莊，竟成一片焦土。

勾結小白龍

匪首小白龍，乃前郭松齡舊部團長，郭失敗後，遂爲流寇，部下有五六千人。武器亦充足。自吉遼失陷後，日本關東軍總司令本庄繁，特派日武官四名前往與小白龍勾結，嗾使擾亂地方，並組織討伐口口軍，先由日軍部發給大槍六七千隻，機槍十架，大砲二門，槍砲彈五六萬發，討伐費日幣金票三十萬元，小白龍慨然僞允，遂簽訂密約，以昭徵信，俾共遵守。於十月十五日由日軍將軍械交付，小白龍收到軍械後，竟倒戈討日率所部進攻撫順，日軍死二百餘，日人勾結小白龍部已失敗，又勾結其他胡匪利用，如天龍占北等部，約計五六千人。每次劫車毀路時，日軍則先以飛機協助掩護，後以鐵甲車聲援。

勾結凌印青

凌爲滿人日軍卵翼下之鷹犬，民國十二年曾在奉天包銷上海民國日報，冒牌革命黨人。後遂虧歟失敗，乃作流氓生活。比日軍佔領瀋陽後，十月十一日，關東軍司令部派特務員，倉岡繁太郎，(Kuraoka Shigetarō) 松本德松，(matsmoto tokumitsu) 道源元助，(michimoto genosuke) 等

，以金票一萬元收買之，令伊招收土匪，假民衆自衛軍之名，行進攻錦州遼寧省政府之實，所有餉械，彈藥，計畫，統由日方負責，事成之後，日方許凌以東北最高政權，凌印清悚於威，動於利，遂同日軍商訂下列各款，而起事焉。

1 編制，凌軍名曰『東北民衆自衛軍』全軍設總司一人，軍事，秘書，政務，三廳，外交，參謀，副官，軍需，軍法，軍醫，軍連，軍械，駐省辦公，等九處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等十七旅。

2 軍械，軍械由日軍供給，並運至相當地點交付。

3 欸項，由日軍部先發金票三千元爲出發費，嗣後餉項，概由當地籌捐。

4 計畫，由日軍部，派員負責，擬具作戰計畫，經日軍部核准後，交凌印清執行，並由日軍部參謀處諜科，派出間諜四十餘名，向中國東北各部煽惑，作戰區域如下。

A 在南滿線與安奉間，設根據地。

B 以遼陽，海城，蓋平，復縣，莊河，岫巖，鳳城，本溪，等九縣，爲資源地。

C 以瀋西，台安，盤山，營口，黑山，錦州，義縣，綏中，興城，一帶，爲擴充區。

D 以瀋東，瀋北，爲招撫區。

凌印清既同日軍商妥上開條件，乃於同月十九日，在瀋陽日站，彌生町 (yoyoicho) 十八番地，凌之

本寓，成立東北民衆自衛軍總司令部，由關東軍司令部頒發印信一顆，文曰『東北民衆自衛軍總司令部印』。
。由關東軍司令部，委日人倉岡繁太郎，爲凌軍通譯員，由凌印清委之爲顧問，總管凌軍一切事宜。

倉 岡 之 委 任

倉 岡 繁 太 郎

通譯事務囑託ヲ命ス

月手當百參拾圓ヲ給ス

昭和六年九月二十三日

關東軍司令部

日司軍令部，並派遣源元助，松本德松等十五人，爲凌軍之特務員，用以監視凌之行動，而實行其預定計畫。倉岡繁太郎並爲凌軍擬戰計畫書凡十二，（均有照片本書從略）

倉岡繁太郎之聘書

聘書

東北民衆自衛軍總司令部聘書第一號

敬聘

倉岡繁太郎先生爲本軍顧問

中華民國二十年十月十九日

總司令凌印清

凌印清之通電宣言暨布告

，凌印清既組織成軍，由日方代發撰就通電二份，宣言，布告各

一份，大意詆毀中國政治腐敗，軍閥擅權，凌本救國救民之心，起而自衛，玩其詞意純係日人口吻。

凌 印 清 之 荒 謬 布 告

東北民衆自衛軍總司令部佈告

第一號

爲佈告事照得□□□□□竊據東北垂二十年橫征暴斂敲骨吸髓所得吾民衆之膏脂一半存儲外國銀行一半作入關禍國殃民之用以致內亂不息淪國家之於垂亡之地其肉不堪食其軍不勝誅□□惡賊已遭天誅吾東北民衆微露一線生機而假黨營私之國賊蔣中正受彼大賄又將我東北三千萬民衆拍賣於賊子學良於是又使我復蘇之三千萬民衆重陷於絕境而學良於禍國殃民外復益之以荒淫侮辱我東北蹂躪我東北至於極端吾三千萬民衆咸欲食其肉寢其皮又復聽信羣小包圍入關作助桀爲虐之舉欲達其副總統之慾望置東北內政外交於不顧冀蔣中正假黨營私之故智煽動青年及兵士作盲從愛國之高呼惹起中日未曾有之重大衝突使吾民衆受羣盜如毛散兵如虎之慘禍蔣中正之私人政府不亟講求直接解決辦法嚴懲學良以謝天下日乞靈於國際聯盟置吾東北三千萬民衆於水深火熱之中而不顧事變月餘南京之中央未派一人來慰問並一南方狗亦未見隻影而學良爲此事件之重大責任者尙在北平度其跳舞生活日放大言尙希重圍關外王之好夢吾東北民衆處此無人問問之際不得不急求自衛自救之策本總司令應我東北三千萬民衆之要求挺身而出力任艱鉅誓率我二十萬子弟兵徹底掃除軍閥官僚之餘孽凡有不利於吾民衆之暴政悉廢除之有妨害我民衆自衛者以實力懲創之實行保境安民不參加一切內爭不爲任何黨派及任何主義所利用廢除苛捐雜稅以舒民困積極肅清土匪以利民生組織廉潔政府以爲民衆造福利凡我民衆應其喻此意本軍爲民衆之軍隊軍人爲民衆之子弟民衆即軍人之父兄非如軍閥時代之軍隊本軍紀律明秋毫無犯倘有不良分子乘機優亂危及外僑定行嚴懲不貸特此佈告仰乞週知此佈

中華民國二十年十月 日

總司令凌印清

凌印清之荒謬告東北將領書

東北各將領官兵暨行政官警察官諸公均鑒號電諸公諒已見及印清爲東北人也愛國愛鄉關念不在諸公後而救國救鄉之心亦與諸公同熱印清與諸公爲朋友戚舊或同學同事者固不在少即向無關係亦以白山黑水同此釣游之鄉實不忍見諸君固所事非人冥行苦索終身無振拔之日也此次中日未曾有之重大衝突其責完全由國賊學良負之諸公不過聽其不可抗力之命令而已時至今日南京不聞不問學良自度其跳舞生活置諸公於邊關霜月淒涼冷夜之兵營中無衣無食日度其恐怖之光陰同此人類何不平之如此而吾東北三千萬民衆亦同度此羣盜如毛潰兵如虎之恐怖淒慘生活試問何人使諸公及吾民衆受此慘禍是皆張氏父子禍國殃民大惡結果前此諸公固爲奉彼命而畏彼又爲何人而命諸公戰乎既非爲國爲民則直爲彼一人貪權位而戰也諸公試思力戰結果生者死強者疲健者廢孫兒寡婦滿目淒涼啼餓號寒伊誰憐惜今日彼國賊學良已成釜底游魂孤城落日之勢諸公尙欲助長一姓以復其昔日關外王之賊勢乎在理在勢實無可能印清應我東北三千萬民衆之要求起而自衛從此收復我民衆已失之主人翁大權掃蕩軍閥餘孽直指顯問事耳諸公到此時期應作何計較竊願當機立斷下最後之決心雪從前之耻辱拔隊來歸集中我光華燦爛之五色國旗下並起驅逐國賊學良下野完成我自衛自救之大功去逆就義爲鄉國除奸大澈大悟大丈夫作事不應如呈耶諸公中依仁慕義秘密接洽待時而動者固不乏人而依然執迷尙擬頑強抗拒與夫略曉大勢徬徨瞻顧未能翻然來歸其志尤可悲也印清德不足以感召力不足以挽救惟願以識途之馬在此荆棘滿地之中關一條康莊大道諸公肯踏印清之血跡而達彼岸乎其否乎且我東北歷經張氏父子二十年之搜刮悉索敝賦何堪再戰必欲一意孤行到底非特使我東北三千萬民衆同歸於盡外患將小不支況諸公之田園廬墓全在東北諸公縱不爲東北民衆計亦應爲諸公子孫計諸公食東北民衆脂膏有年亦應激發天良爲吾民衆留一線生機諸公明達應早爲計與其窮兵耀武殺入盈野爲張氏忠臣何弗仗義聲討倒戈相向爲鄉國作干城爲人類存正氣亦平立現共享保境安民之幸福印清言不能文書不能盡所敢向諸公披肝瀝胆者惟此岑岑之誠意耳諸公誠以印清之言倘有合者則無論識與不識但能以信使示意自當竭誠歡迎必使滿意而去是非不能並存望狂決於一念何去何從爲諸公垂察焉

東北民衆自衛軍總司令凌印清敬告

凌印清於二十年十月二十日早七時零五分，率部衆五十餘人，由瀋陽出發，乘南滿路特備一二等聯合車一輛三等車一輛，機車一輛，南下，早十時三十分抵千山站，由該站領得日軍早經備妥步鎗三百支，機關鎗六架，手鎗二十四支，子彈七萬八千粒，當日徵發民車十二輛，率衆載械西進，設總司令部於騰鰲堡，派戰中原等八各，四出以金票招收土匪，一時聚者三百餘人，於十月二十九日在盤山縣胡家窩堡，同東北邊防軍十九旅部隊接仗，凌軍以有機飛助戰，同月三十日，日方盛京時報載稱。『凌於一日之內，其部下由三百人增八千人，又謂凌有飛機二架，大砲數十尊』，如非日軍暗中供給，土匪何來飛機大砲等物。又十月三十一日新聯社謂，凌之土匪軍，已定于十月三十一日佔盤山，十一月一日佔溝帮子云云。但據錦州官方報告，則三十一日盤山方面沉寂無事，十一月一日溝帮子亦無土匪軍出現，由此足證日方各通信社所傳者純係爲凌虛張聲勢，以完成其計劃。卽一方而製造土匪，攻打官軍，一方面則藉口土匪衆多，不能撤兵。又盛京時報之新聞，謂凌印清所領之土匪，於十月二十九晨，已與東北十九旅十二旅在盤山境內開火。茲據錦州官報，則謂官軍剿匪之事，雖日有所聞，但二十九晨，盤山縣境內，祇有小股土匪，出沒擄掠，旋即追剿淨盡。足見日方宣傳，另有作用，飛機騰空助戰云云，更不啻爲日方自畫助匪供招也。

凌印清自胡家窩戰後，移司令部於高坨子，委土匪老北風，天龍，中華，得好，得山，青山，寶山，等爲旅長，擬卽日進攻盤山，日軍司令部託會師溝帮子，發餉發械，西向併力以取錦州，肅清中國在山海關以東勢力，錦州下後凌卽可回瀋，組織政府而獨立矣，因此盤山，台安，遼中，海城，沿邊各地，均破

蹂躪，狀極慘酷。

凌因從軍無人，大勢難靠，乃與海城西之著名大幫匪首老北風聯合。該匪首偽稱願投凌，並請凌將總司令部移至該處，以保安全。凌因誤認爲實，遂將日方供給之槍彈，及新製之五色旗，與東北民衆自衛軍總司令部之招牌，如數拉至匪窩。老北風乃設酒宴凌，凌問老北風，願要何名義。老北風遂操手槍對凌曰：『我之名義，仍願叫老北風，惟總司令名義，我看你擔不起，帶來之物品；我得如數留下』。凌此時方知中計，老北風，當將凌生擒並奪日軍接濟之機槍步槍，此十一月三日事也。

二十年十月二十四日日軍指揮蒙古人包寶亭，招致蒙匪千餘人，授與軍械，大舉襲擊彰武，當我軍與蒙匪激戰之時，日軍又派飛機六架，向我陣地攻擊轟炸，駐彰武騎兵第三旅旅長張樹森，及通遼縣長汪徵波均電北平張副司令報告，原電如次。

(一) 萬急，北平副司令張，錦州行署參謀長榮鑒，密，頃據四十團王團長電話報告，蒙匪企圖舉事，職於元(十三日)晚即接到確報，當即協同公安隊嚴行佈防，並將鐵道拆斷，寒(十四日)早六時，蒙匪五百餘名，由包統領率領，自聯街東部襲入，公安隊不支，職親率所部，奮力迎戰，巷戰四小時，我官兵異常奮勇，卒將蒙匪擊退，是役計斃匪二百餘名，得獲步槍數十餘枝，我第一連連長趙恩順陣亡，士兵不詳刻已飭一四兩連跟蹤追擊，餘在通遼附近，從事搜索中，職已決心與此醜魔周旋，惟當戰鬥之際，日飛機六架曾經參加，並投擲炸彈，顯係合作，深恐此後蒙匪再舉，屢雜日軍，請示遵行等情，職已嚴飭該

圍痛剿，惟對夾雜日軍究應如何應付，懇示鈞示遵行，再打通路沿線蒙匪蜂起，鐵路時切堪虞，爲確實連絡並厚增實力，以資痛剿計，擬請鈞座飭撥甲車一，俾歸職旅暫時指揮，是否可行，請加鈞裁，職張樹森
寒（十四日午叩印）

（二）北平行營副司令張鈞鑒，職縣蒙匪情形，今早文電報告在案，刻探韓色旺帶蒙兵仍在大林盤踞，人數陸續增加，惟尙未前進，並聞有勾結土匪情事。大蒿子處之蒙兵，探悉包寶亭統率，星夜前進，兩處均日軍所指，日內即可會同，擬佔據通遼，以作獨立大本營，本日午後三時，又來日本鐵甲車兩輛，日兵三十餘名，仍入南滿公所小座，留在該所二十餘名，其餘連同昨留縣三二十名，返回遼源，因日軍修來倏往，騎三旅避免衝突，不得痛剿，縣長已致韓色旺公函驅逐境出尙未據復，謹聞通遼縣長汪徵波，

十月二十一日晚，葫蘆島方面發現胡匪四五百人，由日人揮指均有手持機關槍步槍盒子炮等。於二十二日上午零時廿分到北寧路白廟子車站，立將車站佔領。首將長途電話切斷後，開始強劫路局公款僅有七元餘，董站長私款被搶二百九十四元，員工住宅亦被劫搶，後向駐站警察所進攻，路警開槍還擊，胡匪當將董站長解至警察所大門，警察所被搶一空。由皇姑屯西開之一零六次車，由興城開來。匪遂強迫工人在車站外路軌拆去一段，並用紅燈令一零六次停住，該車開駛甚速，到站停止不住，三一三號機車當即出軌，幸未翻倒。土匪當鳴槍示威，上車開始搶掠。押車警察開槍抵抗，終被土匪繳械。所有男女旅客貴重行李被搶一空。

凌逆既伏法，日人又主使王國臣者，招收土匪，徧成龍武聯軍，司令部設瀋陽日本站，該軍於十一日發出日人撰就之荒謬佈告如左。

龍武聯軍陸海總司令王

爲

佈告示事，照得本軍義師旗起，實因二十年來中國治理不良，軍閥擾亂，人民不堪其苦，兼之外交失信，引起中日失和，內政無人，至有三公之式，本司令爲造東北人民幸福起見，豎起義旗，剷除惡劣軍閥，大軍所到地方，無論縣鄉村鎮，仰商民人等各安生業，勿得驚恐，本軍担负保護之責，倘該人民等不知本軍意旨，反對我軍，一經拿獲，定按官法從事，決不姑寬，爲此佈告商民人等，一體知悉不得犯違本軍規章，致干罪戾，切切此示。

中華民國二十年十一月

日 總司令王國臣

十一月四日下午日軍指揮胡匪三百餘人，自高橋方面，擬赴錦擾亂，十二月二日五時，北寧路一零八次車客貨混合車，行至柳河溝車站，（新民白旗堡間）突有全副武裝胡匪二十餘人，鳴槍令停，車停後，匪上車搜索財物，旅客無一倖免，據目覩者談有日鮮便衣隊，參雜其中操縱指使。

又日方委王展忠爲遼西保安司令，在營口招收土匪千餘名，原練軍營房司令部駐有五百名，餘駐址不詳，服裝係黃呢上身，灰呢軍，槍械爲一三式步槍，十二月六日日方又委張昌渤爲遼西保安軍總司令，發給關防。張年五十歲，遼寧籍昔充援甘軍及前直魯軍師長，其司令部暫設瀋陽附屬地天聚東樓上，聘

日人是永富永等爲顧問，張雖受日方委以名義，實際並無實力，僅派流氓將俠等往法庫一帶，招搖擾亂，虛張聲勢。十二月八日上午，由瀋陽開出之一零二次車，於下午一時零十分，抵新民柳河溝間三十四號橋時，有日人指揮之便衣土匪二十餘名，打起紅旗。喝令停車。土匪向機車開槍，司機袁姓，頭部擊傷，車停後，匪即上車搶掠北寧路車務處長司梯魯亦在車上，大衣亦被匪剝去，被劫地方，並無中國軍隊，完全在日兵勢力之下，九日由皇姑屯開出之一零二次車，有鐵甲車引導，於下午二時五十八分，自柳河溝向白旗堡開行，駛至中途，遇便衣日人指揮之騎匪四五十名。向客車開槍示威意欲強劫，鐵甲車隊警聞槍聲，當即折回，向匪開槍還擊。復有保護一零三次客車之鐵甲車，亦前來助戰，當將匪徒擊散。十二月九日法庫鐵嶺交界處發現股匪四百餘名，匪首報字『老頭好』，受日軍指使，謀襲法庫縣城。十二月十一日新民駐日軍約二百餘，收土匪百餘，駐營房內。各商號時被搶多爲匪所爲。又駐新民日軍，用現洋二萬元，收買匪首老提子野郎二名，及蒙匪匪首戰北小辦二名，所屬股匪，共約一千七百餘名，編爲國民自衛軍，人馬糧秣，日需，八百元，迫由當地人民供給。招收我國流氓及胡匪，編成隊伍，假救國軍名義，潛至我方擾亂，由日方暗中接濟軍火。該救國軍記號，係持有紅黃白各色旗幟，（如遇日軍或日軍飛機時，則舉白旗爲信號），並以藍色三角爲臂章。

日方收撫之土匪梯子忽於十二月二十日向日軍倒戈，係日軍所發之匪餉四十萬元，爲日軍另一收撫之匪金澤會全行携去，梯子分文未得，憤不甘心遂與日軍發生衝突。二十一年一月日本在吉林省收失業民衆

『每月發給金票二十元，以爲生活費，並多方利用，使之爲匪。失業民衆自九一八事變後，日人努力製造土匪，破壞地方治安。以籍口不撤兵。爲永久佔領東北之口實，故九一八後無論大小幫胡匪，皆由日人造成』每百名土匪內夾雜便衣日人二十名』。洗村劫城。狀極慘酷，蓋日軍撤退，即無土匪，所有土匪，皆日人製造者。日人之所謂剿匪權，所剿者何匪？質言之無異自剿，天下矛盾之事，尚有過於此者乎。

第二節 武力威脅組織滿洲國

九一八事變後，日人一再向世界聲明，謂日本在滿洲並無領土野心，其自欺欺人之語，世人詎能盡信。查日軍佔領東省最初之用意，第使吾國屈伏於其暴力之下，簽訂城下之盟，滿足其經濟侵略之要求爲止。乃彼時國聯毫無辦法，我國亦無應付具體方針，在在足以增加其野心。嗣其籍口保障佔領之偽飾竟經揭穿，國際間漸有干涉之趨勢。在彼視武力爲萬能之日本軍閥，不肯從此罷休，終欲藉其武力獲得一種結果以圖塞責，其結果即組織偽滿洲國是也。此種畸形醜劇，爲日軍閥一手所包辦，固不待言，而狡猾之日閥，反事逆宣傳，以抹煞是非。始則強迫漢奸趙欣伯于冲漢丁鑑修熙洽張景惠輩，或組地方維持會，或別樹新政府。繼則開所謂建國會議強姦民意，迫出代表，組織滿洲偽國。而反宣傳係東北民自決。大小機關，遍植日人顧問，而反宣傳無侵略之野心。吁，彼日人殆不知天下尚有羞恥事也。

『按日本此種陰謀之步驟，純師吞併朝鮮之故智，當一八九五年中日戰後，馬關條約中日承認朝鮮之